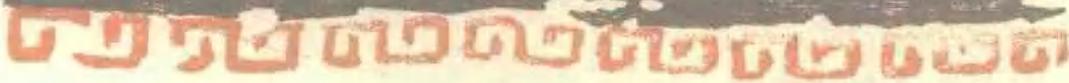


19 12

江門文史資料



选辑
内部资料



附第5期目录

6

江门市政协文史组
1980.10.

目 录

- ① 广东番编第二纵队在江门新会地区起义的经过.....云 汉(1)
- ① 回顾六邑起义.....彭秋平(13)
- ① 漫话外海茶庵寺.....陈一鸣(26)
- ① 江门地名初探.....黄兆纪(32)
- ① 江省线民族渡沉没经过.....陈 安(38)
- ① 日本横滨华侨与华侨学校情况概述.....吴伯康(46)

广东暂编第二纵队在江门新会地区起义经过

云 汉

—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到一年时间，就遭到人民解放军的严厉打击。至一九四七年春，蒋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各战场连吃败仗，被迫由“全面进攻”改变为所谓“重点进攻”。全国各地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又先后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已经一筹莫展了。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日益削弱和孤立，从而予感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崩溃灭亡结局的必然到来。同时看到反动派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悔恨自己过去当了反动派的帮凶，觉悟到必须弃暗投明，投靠人民才是唯一出路，开始有投靠革命的思想动机。但是，由于当时我对中共党的政策不大了解，仍然存有怀疑和顾虑，没有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投奔革命的决心。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被调任伪闽南师管区龙溪团管区付司令，形势的紧迫，使我感到不能再因循下去了。为了早日寻找出路投靠革命，我迟迟不愿到职，而先从南京回广州，希望通过一些进步亲友的关系，寻找投靠革命的道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分局和接受中共党领导的进步党派都已迁往香港，我即往香港，经过当时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负责人云应霖、郭翘然介绍，参加了民盟组织，并道过民盟组织，接受中共

南方分局的领导。在组织授意下，要我利用自己和国民党的关系，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相机进行军事策反工作。从一九四七年秋至一九四九年春，我于国民党闽南师管区和粤北师管区任职期间，曾多次通过民盟组织向中共南方分局提供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并相机进行军事策反活动。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再次前往香港，通过民盟组织向党请示今后的工作任务。当时中共南方分局指派我担任广东粤北地区军事策反任务，并指示以驻清远的伪广东保安第四师丁荣光团为主要对象，策动该团配合伪粤北师管区清远团管区直属部队发动起义。并派劳岳云同志前来清远担任联系工作。随后我多次与该团团长丁荣光接触，进行策反。当时丁表示有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投靠革命的决心。这时我积极进行策反秘密串连的活动，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清远团管区的职位，对该团区官兵进行拉拢，树立个人威信，掌握实权；一方面通过组织，秘密与广宁、四会一带人民游击队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把握时机，准备起义。曾与丁荣光团密商起义计划，并提出起义的具体部署。当时驻在清远一管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伪保四师师部和丁荣光一个团及清远团管区和直属部队。根据当时情况，我们的计划部署是：由我和丁荣光联名邀请伪保四师师长反其师部的主要人员分宴，在宴会时，以武力威胁其就范，下令所属官兵缴械投降，如他们拒绝报降时，即将其逮捕，宣布起义，解放清远城。起义后，如清远不能坚守，即向四会、广宁一管授退，与人民游击队会合。但丁认为时机尚来成熟，要等待人民解放军进入粤北地区时，才能发动起义。因怕一经发难前后受敌，遭受损失，不同意马上发动起义，结果这次策反工作，没有成效。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一举解放了反革命政治中心南京，伪中央政府被迫南迁广州后，

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已众叛亲离，四分五裂，陷于全民包围的境地。但是，蒋介石还贼心不死，仍然幻想负隅顽抗，作最后的挣扎。妄图以广东为根据地，固守华南。为此派反动头子薛岳接替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拼命加强反革命武装，将广东原有十五个保安团，整编为五个保安师。同年七月又将粤中、粤北、粤东和粤南四个师管区改编为广东暂编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纵队（每个纵队相当师的编制），列入战斗部队。伪粤北师管区奉令改编为伪暂编第二纵队（代号“坚忍”）。将该师管区所属曲江、清远、高要三个团管区及师管区补充团编成三个总队（每个总队相当团的编制），一个独立大队及直属警卫连、通讯队。原粤北师管区司令王禄丰调任该纵队司令，我调为纵队参谋长兼第三总队队长。八月，该纵队全部集中三水县整训，并担任维持西江地区清远、四会、广宁、高要、三水等县一带治安的任务。

当时，我同香港民盟组织和中共南方分局的联系较前困难，不但得不到中共党组织派同志前来领导我们工作，还民盟组织原派在清远协助我进行策反活动的劳岳云也离开他去，从此没有接到民盟组织任何指示。在此情况下，深感孤掌难鸣，处境困难。伪暂二纵队在三水整训期间，由于我和王禄丰有同乡同事关系，得到他的信任，关于该纵队的整编训练计划和人事安排都能采纳我的意见，同时王又调升为刘安琪兵团付司令（仍兼任暂二纵队司令），经常住在广州，该纵队除军需粮饷外，其他事务他均委托我代为处理。当时，希望对王进行策反工作，争取他投靠人民。我曾几次通过分析当前形势以行试探，但从他的反动思想言论中，显露其反动顽固的态度。认为要他弃暗投明希望极微。因此，我一方面利用与王这点关系，表面上尊重和服从他，继续取得他的信任，以利掌握实权，一方面对该纵队的主要干部进行拉拢，树立个人威信，对干部相机进行思想工作，为以后策动起义打好基础。

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已向粤北推进，逼近广州外围。国民党反动派见大势已去，欲保存残余力量，决定放弃广州，向南逃窜。下令所有伪军部队向海南岛撤退。暂编第二纵队也接到伪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命令，着即星夜沿佛山、江门公路向南撤退。这时我力图相机率部起义，但该纵队在三水至江门撤退期间，处于伪军刘安琪兵团主力部队裹挟的态势之中，兵力单薄，无能为力，唯有暂时遵令南撤，然后伺机行事。十月中旬，该纵队从三水开拔，经佛山撤退，到达江门。当时我认为要争取主动，必须先摆脱刘安琪兵团的主力的行军序列，才能取得起义的主动权。我乃以解决官兵薪饷问题为理由（因为当时该纵队官兵十月份薪饷尚未全部领到），借故在江门停留，以甩开刘安琪部队。部队在江门驻留几天之后，刘主力部队已陆续向两阳方面撤退。这时我反时机已到，立即着手起事的准备工作。先与该纵队第一总队长陈世思，第二总队长卢虞，参谋主任杨国栋，副官主任胡宇平，付总队长丘熹、巫悉蛟，大队长林智英、廖铭远、冯畅卿等主要干部进行个别策动，从分析当前形势和我们的处境，说明只有弃暗投明，才是唯一出路。宣传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起义人员不咎既往、立功受奖的宽大政策，以打消其思想顾虑，并提出应就地起义的意图，他们均表示同意，支持我的主张。这时，首先要解决的是王禄丰的问题。我随即向王禄丰进行劝说，认为国民党反动派败局已定，我们不能为他们殉葬，应另寻出路。希望促其觉悟，同我们一致行动。但他仍然执迷不悟，要继续向南撤退。经我坚决表示拒绝后，他又找陈世思、卢虞、杨国栋等谈话。由于他们都表示不愿继续撤退，他看形势对他不利，乃借词要向伪绥署领取薪饷和请示今后任务，前往中山石岐（当时伪绥署在石岐设指挥所），要我

们在江门候命。我们当时认为让王离开江门，对我们策动起义有利，故也不加阻止。王当晚即带同军需主任王××和警卫员等乘电船赴中山石岐，随后逃往澳门。

王禄丰逃走后，形势急转直下。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继续进军西南，先头部队已到达南海九江；刘安琪兵团沿公路向两阳方面逃窜，情况不明；江门河面所有船只，又早为地下党调到九江，从水路撤退，已无可能。暂二纵队正陷于“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不采用果断措施，势必铸成大错。因此，在王禄丰逃走后的当晚，我即在司令部召开全纵队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就地起义，并推我为该纵队代司令，一致表示听从我的指挥。这时，我即加紧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一、秘密进行与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联系

在暂二纵队接到伪绥署主任余汉谋命令，向江门、新会撤退时，我曾有密信去香港，要云应霖将情况向中共南方分局汇报，请求指示我与江门、新会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系，但却得不到任何指示。当部队到达江门时，希望能设法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我们到达江门的当天晚上，退到在闽南师管区时的旧同事阮云门，在交谈中得悉他在江门复兴报当记者，地方情况熟悉。在谈话中，他流露出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满，有倾向革命的意图。这时我希望通过他能与当地地下党找到联系线索，从西请他帮助我们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征得他同意，派他担任本纵队司令部政工室主任（改名阮世纯）。随后，通过阮介绍我与刘锦沛（民盟盟员，当时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作）认识，通过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初步联系。与此同时，我又派纵队独立大队长冯畅卿为代表，前赴高鹤，同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联系，粤中纵队派容辛同志为代表，协商关于起义的计划，并签订了初步协定。

三 调整充实干部力量，切实掌握部队实力

为了切实掌握部队实力，做好发动起义准备工作，对该纵队的主要职务进行调整如下：陈世恩为副司令兼第一总队长，卢虞为副司令兼第二总队长，杨国标为参谋长，胡宇平为参谋主任，阮世纯（即阮云门）为政工室主任。还提升了部分得力可靠的中下级干部，并收容一些当地的散兵游勇，以充实各总队力量。

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前后，我们与中共地下党已初步取得联系。为了更好地接受党的领导和配合人民解放军行动，要求地下党派员和我直接协商有关起义的计划和措施。于二十日由刘锦沛通知我说，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员与我会面，地点在江门市郊区某处，并要我不要携带武器，便服前往。当时我抱着投靠革命的决心和对党的信赖，乃冒着危险前往会谈。因为当时江门处在紧张的军事状态，伪保安团队在通往郊区农村道路进行警戒，进出都要经过盘查，但我仍接受党的要求，当日傍晚同阮云门和刘锦沛乘坐自行车，前赴约定地点（距离江门市约十里的庄里一间小祠堂），与地下党派来的联络员余镜波等进行会谈。会谈主要内容是：我们表示接受党的领导和起义的决心，商他转达了党对我们投靠革命表示欢迎，并提出部队起义后的任务：一、确保江门新会区的治安。二、一切缴获要归公。三、服从党的指挥调动。当时我们完全接受，并要求地下党组织派出全权代表秘密前来江门市，进一步和我们协商，指导关于起义计划和具体部署。

二十一日晚上，党兴宇光中同志为代表，秘密前来江门，由刘锦沛

随同到暂二纵队司令部和我见面。他首先代表党组织对我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投靠革命的决心表示欢迎和鼓励。并了解暂二纵队的情况和有关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及我们和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取得联系的情况。察看我们和粤中纵队所签订的书面协定。要求我们和粤中纵队军事行动上密切配合，做好准备工作，防止国民党保安团乘机抢劫和破坏的行动。当时我要求为着确保江会地区治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在宣告起义之前，由地下党和粤中纵队派代表与我们会商关于起义的具体计划部署。

二十二日上午，我召集陈世思、卢虞、杨国祿、阮世纯、胡宇平等在司令部开会，我在会上传达了与中共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联系和协商有关起义的情况；阐明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江会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动态，认为我们必须把握时机，争取主动，及时发动起义，才能防止国民党反动部队破坏和抢劫，确保江会地区和平解放，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人民立功赎罪。要求我们切实掌握好部队，一切行动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和指挥。同时研究起义计划和军事部署。根据当前敌我情况：国民党刘安琪兵团等正规部队，已基本向江门新会以南撤退；江会地区尚留有一部分保安团队；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在江会以北高鹤一带活动，我们初步决定纵队的起义计划和军事部署如下：

一、纵队主力结集江门市区，以一个总队向新会方向警戒，准备在江门宣布起义的同时，向新会推进。如遇有反动团体抵抗，即以武力解决之，维持地方治安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以一个总队和一个独立大队固守江门市，并向江门以北方面警戒，于宣布起义的同时，迫使在江门市区的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投降。如遇有抗据，即可武力解决之。防止反动团队进行破坏或抢劫、维护通

方治安和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三、以一个总队为机动部队，如遇到国民党反动部队向江会地区进行反攻或窜扰时，支援第一线兵力，对企图反攻之敌，予以歼灭。

四、决定于二十三日拂晓宣告起义，先将起义计划部署向中共党汇报请示，并与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取得密切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早日进驻江会，以利予迅速截击向西南逃窜之敌。

在决定起义计划军事部署的同时，并草拟起义宣言和安民布告，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等候中共党组织和粤中纵队派代表前来同我们协商，作最后决定。

二十二日晚上，中共党和粤中纵队派李光中、陆其俭、容辛等同志秘密前来江门，同我们向谈有关起义计划部署问题。当晚，通过文植虞、刘锦沛通知我，约定在江门市一间商行四楼举行会谈。截即带同阮世纯前往。前先，由我汇报关于暂二纵队策动起义的初步计划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同意我们提出的计划和所草拟的起义宣言和布告，决定于十月二十三日宣告起义。当晚，我回司令部后，即召开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我宣布决定于（二十三日）拂晓举行起义，并下达关于起义计划和具体部署的命令，着各部队按照计划部署行动。当晚即将起义宣言和布告原稿交地下党领导的“江门城市工作小组”连夜赶印，以便于宣告起义的同时散发和张贴，并领取了五星红旗，准备于宣告起义时升起。

四

十月二十三日拂晓六时，暂编第二纵队全体官兵正式宣告起义。我

率领该纵队司令部和直属部队全体官兵，在江门市三角塘纵队司令部庄严地举行了起义仪式，升起了五星国旗，并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摘掉，宣布从即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靠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人民解放军行列。随即发布和张贴由云汉领衔的起义宣言和布告。宣言内容如下：

自从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以来，军命形势已进入新的阶段，全国解放之期，当在不远。本纵队全体官兵，早抱有投靠革命的决心，但以形格势禁，迄未果行，现时机已告成熟，决定于今（二十三）日拂晓，正式宣布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人民解放军行列。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各安所业，勿自相惊扰。并盼在江会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警察团队，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不再替豪门效忠，不受暴戾恣睢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欺骗，重新投向人民怀抱，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从今天起，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全力确保江会地区治安，迎接人民解放军早日到临。

我们在此，愿与留在江会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警察团队约定，只要没有敌对行为，我们决不妄发一枪一弹，决不惊动人民一毫一发。其有执迷不悟、甘为人民公敌者，决将会同人民解放军，予以歼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邪正顺逆，幸自抉择，特此宣言。

布告的内容如下：

一、本纵队自即日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领导，正式宣告起义。

二、遵令负责维持江门新会地区治安，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三、江门新会地区所有军警团队，务希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协力完成解放使命。

四、希各界同胞安居乐业，切勿自相惊扰，迅速恢复市面繁荣。

督二纵队于二十三日宣告起义后，即按照原定计划部署行动。一方面命令江门伪政、军、警等机关必须严格封存一切公共财物，机关档案，听候中共党和人民解放军前来接管，确保江门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一方面即派第一总队向新会城进发。起义部队于当日上午到达新会城时，伪保安团队残部和该县伪县长已向南窜逃，当即在新会城重要地区布防，维持治安，并命令该县城镇的全部伪政府机关和残留的军警团队，就地集中听候中共党和人民解放军接管。

在督二纵队宣告起义后，在江门北街有一小股反动武装冒充人民解放军某团，从外海登陆，企图窜入江门，进行劫收。我们即向地下党组织汇报请示，同时监视其行动。随后，在党的领导下，由我们派出部队，会同地下党领导的部队解除其武装，并将陈鹏等首要分子扣押法办。至此，江门市和新会城宣告解放，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督编第二纵队在中共党领导下，宣告起义，和平解放江门市和新会城，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二十三日上午，市区商店均挂起五星红旗，鸣烧鞭炮，表示祝贺。当我们乘汽车巡视江门和新会市区时，市民纷纷燃烧鞭炮，以示欢迎。当时，江门、新会各报馆都站在人民的立场，对我们发动起义表示拥护，一致刊登督二纵队所发布的起义宣言和布告，报导关于起义的详细情况，也给我们很大支持。人民群众对我们支持的热情，使全体官兵深受感动，这对我们是无限的关怀和极大的鼓舞。

为了对当地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人士拥护和协助督二纵队发动起义，和平解放江会地区的行动表达谢意，于二十四日晚在江门市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各报社长、编辑和记者二十多人，会上由云汉首致词，对江会地区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人士给我们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切要求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我起义部队，确保江会

地区的治安，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随后民权报、群芳报和复兴报的代表也相继发言，对暂编第二纵队投奔革命、举行起义，和平解放江会，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革命作出贡献，表示钦敬和拥护。

五

暂编第二纵队起义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维持江会地区的治安和肃清反动势力的残余武装，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并将起义后江会地区的情况向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革新中纵队汇报，请求他们早日进入江会。二十四日，粤中纵队的先头部队——新会独立团进驻江门市，成立江会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接管工作。起义部队即将江会地区防务交由早中纵队接管。

同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也到达江门市。我亲自前往迎接，并承蒙该部首长接见谈话，对暂二纵队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表示欢迎。对和平解放江门、新会，为人民立功，表示慰勉。希望我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这对我们是无限的关怀和激励。

十月二十五日，我纵队接到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命令，集中江门听候改编。当日上午，纵队全体官兵在江门市广场集合，由粤中纵队代表吴祜同志讲话，宣布奉上级指示，对暂二纵队进行改编。决定该纵队遵报以下干部和士兵拨归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改编补充，营级以上干部调往广州，由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司令部分配工作，希望全体官兵服从组织决定。接着由我对全体官兵讲话，其大意是：我们脱离国

民党反动派，投靠人民，今天加入了人民解放军行列，得到党的信任和重视，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绝对服从组织决定。希望大家要相信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应毫无怀疑地接受改编。今后，在人民解放军行列中，在新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日即行改编，分别调动。从此，我所率领的暂编第二纵队全体官兵，在党的关怀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光明道路。

回 顾 六 邑 起 义

彭秋平

一、起义前六邑形势

自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戡乱”军兴，司徒宪以广东省第一区保安司令兼任六邑绥靖指挥官，设六邑（恩平、开平、新会、台山、赤溪、鹤山六县）绥靖指挥部于三埠，搜罗大批喽罗，大举进攻六邑人民游击区，但处处遭到革命军民的反击，不到一年时间，“扫荡”便宣告失败。一九四七年七月，国民党军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在回台山老家休假期间，打着“自奋请缨”，“邑人救邑”的旗号，声言要三个月内剿平邑境共产党，亲自率领广州行营警卫团，以台山为重点，屯军于深井、那扶，设台南清剿指挥部，对台、恩、开、鹤边境地区进行血腥的大围剿，但结果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以失败告终。乃借口“休假期满回防”，灰溜溜地溜走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周汉铃以广东省第一清剿区副司令，兼任台、开、恩、新、赤清剿指挥所主任，接收了余程万的烂摊子。在省保安队与正规“国军”的配合下，在邑境内进行了全面“戡乱”内战，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十个月内，大小围攻人民游击区达五百多次，出动兵力十万多人次，日夜不停，水陆并进。官军所到之处，行人绝迹，交通瘫痪，田园荒芜。“戡乱”不到一年，农村凋敝，物价疯狂暴涨，三埠和台城都不断发生抢米风潮，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广大的六邑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

才是出路。因此，老百姓揭竿起义的星火，四处迸发。一九四八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队，一天比一天壮大，在恩平邓文林的县府门口，在铁丝网和拒马后面，居然贴上人民游击队的布告。台城市街，白天夜里，人民游击队持械横冲直撞，警察侧目；三埠的反内战传单，“红利是封”满天飞；周汉铃公馆瑞安堂门前，青年学生高唱着国际歌。原来四通八达的公路线，已失控制，桥梁被烧毁，电线给割断，“与龟元”有的被撤走，有的被夷平，乡公所自卫队经常受到袭击缴械，周家军的大本营单水口，也遭到突袭，手榴弹在大队长的床下底开花，“防共”的北大门苍城被攻入，神兵从天降，把周家军打得蒙头转向。这一系列的武装斗争，都给老百姓很大的鼓舞，火乘风势，风助火威，越烧越旺。

二、争取周汉铃的第一个回合

起义前夕，我的身份是广东第十区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从抗日战争时期起，我都在周汉铃的挺七、挺五纵队历任他的幕僚长、参谋主任。由于过去在“反蒋”问题上，彼此有过共同的厄运，情投意合，与周的关系就显见密切过人，成为周幕下的唯一座上客，他对我以礼相待，人目之为“周汉铃第二把交椅”。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剪除异己，周和我都罢黜了官，因此，对蒋忿懑不平更甚！为后日“倒蒋”武装起义伏下了契机。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摆脱军统特务分子的重重包围、丁梢，决心弃暗投明，投靠共产党。通过地下党张×东（前广东侨务处长张天爵的儿子，开平沙岗人）的关系，与中共

香港华南分局取得联系。同月，张代表分局把任务交带给我，亲自前来与我洽商策动周汉钤起义事。张问我：“能否利用你与周汉钤的特殊关系，设法把周汉钤争取过来？分局认为：周汉钤在六邑地区，以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如能化敌为友，对解放广东军事将有积极的贡献”。我当即答应张说：“如分局支持我，当尽力而为，万善不辞”。随后，我便亲自由广州返三埠面见周汉钤，周一见我就说：“你来得好，我正想差人找你”。当晚他和我谈至夜深，他仍照过去习惯，我首先叫我把形势讲给他知，我便将带来的油印文件中，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摘要读给他听，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内容，详细介绍八项政策，特别指出有关对待蒋军人员的方针。周听后，情绪激动，而手握起拳头，不时在台上摇晃。讲革命他不明白，讲反蒋他是懂得的，但为了官威，还少不了矜持一下，保持沉默，装成不置可否的样子。直到午夜十二时许，周才突然开腔，将话题转到余程万身上，跟手递给一封电报我着，并说着：“余程万在台山搞得天怒人怨……，病落这为苏州屎屙我去扫，可真不是易事呀！你能不能替我想出个好办法”？所谓“好办法”，就是说我这次去台山深井接收余程万的摊子时，既要做得冠冕堂皇，不失民心，又对己有利之谓。我晓得，这是他权术待人治事的不二法门。但我也有我的想法，把此行作为争取他的第一个试金石未为不可。本着这个设想，我便打蛇随棍上，答应他说：“你如信任我去做的话，当不负众望。”“民之依归也，唯一‘信’字与‘诚’字而已”。周听后，突了一笑，高兴地站起来，拍拍我的肩头说：“好！那你今晚就准备一下，躺足精神，明天就起行。”

翌日，我一早起来，先拟了一封电报拍发给余程万，稍事拊挡后，就带领一个连的人马，去深井接收。但当天我未到这深井前，余程万先溜走了，只留下他的参谋长同我打交道。该参谋长推三说四，拖延移交，